

青山见我

■张秀珍



放。房东家租住着二十多户，大家比邻而居，房东家时而大门敞开，久而久之，我出去也不锁门。跟房东聊天，方知当地百姓不是经营民宿就是种植果树，自给自足，哪来的小偷？我去菜场买菜，小市民提防意识附身，不自觉盯着秤看。旁人笑着宽慰我，老师，我们这里不兴这个。

在这里结识了各类人，出租车司机、菜农、医生，还有听过我课的同事，相遇时他们总会热情主动招呼，而我脸盲，总是一愣一愣。得知我来自浙江，他们立马联想到东西协作，总说你们大浙江很好，语气满是尊敬。我去医院做腰部理疗，处室负责人亲自接待我，详询家乡治疗方案，一个劲说向浙江学习。一年来，校领导从我的公开课、文章、教学成绩里逐渐看见了我，多次在会上表示，要向大浙江教育学习。我深知，一个人仅一年的支教，哪有什么蚬蜆撼树的能耐，当初给自己的定位，是彼此互相看见，让大山看见大海，也让大海仰望大山。

而我，也看见了民族学校老师的不易，除了常规教学，周末有拓展课，还要参与各种教学教育比赛。为我饯行的那晚，肴既尽，校长和剩余同事们围坐一桌，推心置腹。那晚我才知道，县城原本人

口不多，近几年，由于周边汶川、绵阳、都江堰等优质教育冲击，加上交通的便利，优质生源逐年外流。去年起，学校高中部逐步被撤并到汶川。校长是来自遂宁帮扶团队的，四年耕耘，虽取得一定成绩，但孤掌难鸣，终究难敌大势。再好的厨师，也难用有限的食材做出盛宴，教师信心受挫，部分优秀教师也开始外流。当他们为我唱起了羌族歌、藏族歌以及《难忘今宵》，面对我的镜头，他们毫不回避，反而唱得愈发投入。那歌，是唱给我的，又像是唱给他们自己的。

平时没少给学生拍照片。艺体班学生，进取心弱，部分学生上课非睡觉则讲话，苦口婆心却收效甚微，几回博弈，发现他们的软肋。于是我上课带上手机，若提醒无效且被拍多次，就发到家长群，有图有真相。背诵检查更不高抬贵手，宁可打持久战，绝不放过一条漏网之鱼。我曾担心此举会激起他们的怨气，没想到，师道尊严在这里如群山般巍峨，他们自觉仰止。周末，学生们不是帮家长打理民宿，就是打理果园和菜地。课间、路上或菜场，常邂逅被我批评的学生，而他们远远地就大声打招呼。心胸如高原天空般宽阔，对老师犹如阳光般热情。分别前，班长组织一次录像，主题是“你最想跟张老师说的一句话”，不想承，那几位学生的肺腑之言，如花椒下油锅，瞬间辣出我的眼泪。

两山夹一城、一河穿全城，百姓傍水而居，房子依山而建。杂谷脑河，平时里只在桥上俯瞰。临走前一晚，我特地下了栈道，听它的砵崖转石万壑雷，看它的怒涛卷霜雪。再次环视群山，三百多个日夜，日日见，而它日日妩媚。料它见我，应如是吧。

归途路上，杂谷脑河一路紧随，四围山色中，我一改往日的闭目养神，始终凝视着窗外熟悉的群山。此后，它们退出我的生活，但不会退场，这一年来相看两不厌的光景，犹如吸足了水的树木，将葱茏生长在记忆深处。

我的「强迫症」

■金洁

我算是一个有“强迫症”的人——当然，并非医学意义上的强迫症，只是一种长在骨子里的执拗习惯。

如今大家最离不开的是手机，可谓“机不在手，魂都没有”。而我的强迫症，在手机使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手机充电便是一例。据说充至80%为电量最优值，因为超过80%后，电池进入高压状态，长时间满电静置会缩短电池寿命。可我每次必须充到100%才拔充电器，哪怕到了99%，心里仍不踏实，仿佛多一点电量就多一份保障。实际情况是，我整天窝在家中，随时可以充电，何况一天下来根本耗不了多少电。即便出门在外，付费充电宝也随处可见。可我无法去除这一执念，始终困在“百分百充满”的惯性里。

我不轻易更换手机壁纸。那张手捧书本的个人形象照，已占据我的屏幕好多年，其间手机换了好几部，我却从没想过让它下岗。其实我钟爱的照片不少，按理说频繁更换，自我欣赏，自我悦纳，倒也符合我的个性。可潜意识里，我绝不允许哪怕更喜欢的照片入侵这块“领地”。

我见不得杂乱无章的手机桌面，就像擅长收纳的主妇无法容忍凌乱的家居一样。我总将常用和非常用的应用图标分类归纳，放进一个个精准命名的文件夹，再按使用频率高低有序排列，一打开手机便一目了然。自己如此，有时瞥见亲朋好友的桌面毫无秩序，我也会极力劝说，甚至有亲自动手帮其整顿的冲动。

微信已成为最常用的交流工具。然而，对早已变味的朋友圈，我渐失兴致。可页面上那个显眼的消息未读小红点，太敏感地刺激着我的视觉神经。明知点开后多是无关紧要的内容，很多时候甚至点开也不看，我却容不得它一直红着。只要瞥见，便下意识地点掉，否则总觉得有桩待办事务未了似的。

跟别人微信聊天，我几乎不写错别字。偶尔打错一字发出，明知对方完全看得懂，或根本没必要小题大做，可我总觉得别扭，必撤回复改。就连“的、地、得”也抠得死死的，标点符号也像写文章一般，力求精准。闺蜜问我累不累，我骄傲回应：“习惯成自然。如此自得其乐，何累之有？”

发朋友圈是许多女人的爱好，我亦曾热衷于此。对文案编辑，我相对随性；对配图张数，我却近乎苛刻。发得最多的是6张——6是我最喜欢的数字；其次是3张和9张；偶尔只发1张。4张、5张、7张、8张，我从不发送，因为那样的排版在我看来毫无美感。更过分的是，文案拟好，照片选妥，我却不急着发，非要掐准时间，在末尾含6或8的时间点击发送，比如8:56、11:28、20:06……

若你以为我的强迫症只因手机而存在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洗衣晾晒时，我必一件件拉得平整，不容丁点歪斜，再按长短依次挂于晾衣架，领口朝向统一，衣架间距相等。换季厚衣，如大衣或羽绒服，哪怕只穿过一次，我也非得洗净才收，坚决不采纳“太阳晒晒就好”的建议——尽管明知这其实并不可取。平时收纳，按季节、厚薄、长短、花色，归置到相应空间，该挂则挂，该叠则叠，衣柜始终齐整。书架上的书，分门别类，从高到低，书脊一律朝外对齐。笔筒里的笔，笔头一律朝上。公众号插图，永远用横版。上完厕所，马桶盖一定随手盖上……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可以说，我的“强迫症”在生活各个层面如影随形。

三餐四季，烟火寻常。我就带着这份温柔的小执念，不苛求完美，只认真生活；不迎合别人，只取悦自己。



图片由AI生成

带着罗鸥逛莘塍

■乔休



我占几次位置，都被别人抢走。

好不容易，我占了一排位置，等罗鸥他们总算上来，我站起身让他们坐，结果边上虎视眈眈的人，都一屁股挤过来。我瞪着眼说：“我是给他们占的。”一个年轻人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先来后到，你要讲道理。”“他是我客人，请你多担待。”“你的客人，干嘛叫我担待？”边上也有人七嘴八舌指责我。“人家要站一个多小时，怎么受得了。”他们振振有词：“外国人是人，我们也是人，一样受不了。”好吧，算我理亏，偃旗息鼓举手投降。

罗鸥一直微笑，安慰我：“我身体好，很能站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”他如此书生气，我只能叹服，跟这位谦谦君子讲道理，无异鸡同鸭讲。我说你要审时度势，他还是摊开双手安慰我，车子一急刹，打个踉跄，他带着膝盖前的安冬妮娅往前冲，我伸手拼命阻止，才挡住一百公斤的他没摔跤。

我无可奈何，罗鸥谦和地冲我笑，示意我：“真没关系，我吃得消。”我儿子和安冬妮娅个头

矮小，埋在人堆里嗷嗷叫，说气都喘不过来了。我们俩就一手攀着吊绳，一手抱起孩子，在人缝里随车摇晃。104国道路况很差，一路颠簸，尘土飞扬。到丽岙，塘下路口有人下车，我让罗鸥他们坐，他们还是客客气气，示意其他人先坐。到岑岐路口，很多位置都空了，他们才坐下来。

终于到仙桥站，大家下车，真是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。我叫两辆人力三轮车，四大两小六个人坐上去。沿途景色令他应接不暇，对上村洪岩殿彩色门神尤其痴迷，停车进殿，一口气拍光了相机里的胶卷，在车夫再三催促下才上车，还频频回头意犹未尽。

三轮车到和平村，我岳父母跑前跑后买菜，做了时令鲳鱼等特色菜招待他们。茶余饭后，他们沿着河浜儿走一走，拍摄老门台、老宅子，不断竖大拇指。男女老少几十号村民，从莘塍街跟起，一路跟随到大榕树下。他对大家的眼光已见怪不怪，和蔼可亲地和大家打招呼，对小朋友扮鬼脸。我岳父母让出正房给他们休息。第二天，他们又应邀去瑞湖路我娘家吃饭，对葱油鲳鱼赞不绝口。回温的车宽松许多，国营汽车站按时发车，一人一座。

对这次乡村之行，他们多次感谢，客气得我都尴尬起来。投桃报李，他们邀请我们上他家吃饭。他妻子郑薇路忙前忙后，当一件大事对待，我们对披萨和西红柿炒鸭蛋，印象特别深刻。

后来他们和我们告别，说要去上海工作，有次又听说去了敦煌。他们对人文地理方面很感兴趣。三十多年过去，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何处。上网搜索一下，却搜到罗鸥辞世的消息，心里猛地一沉，闷闷恢恢的，惆怅了大半天。

图说
我们的
价值观

富强民主文明和谐
自由平等公正法治
爱国敬业诚信友善

天津大郑剪纸

俭以养德
吉庆有余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